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七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五月五日庚午盡二十五日庚寅

五月五日庚午詔勸士民以財穀助軍興詔曰朕嗣承丕緒夙夜兢惕思所以撫綏四海惠養元元以為無窮之計而兵戎弗靖未能偃兵故將起天下之師以振國

威然而興師十萬日費千金方積弊之後朕痛自刻勵罔敢汰侈罷斥浮冗粗給經費其於師旅之用誠未有贍之也昔漢武帝募民入粟塞下而師賴之濟今朕上為宗廟社稷之重將以定中興之業下為兆億蒼生之衆將以圖休息之期比忠臣義士協濟艱難之秋也應天下士民上戶有能推其財穀羸餘以佐軍興者仰州縣聽其自願不得抑勒不以多寡别項儲蓄專以充募兵養士費其數申樞密院各以名聞朕將等第推恩以

為忠義之勸

八日癸酉河北河東宣撫司乞招兵以防秋河北河東宣撫司言河北諸州正兵闕少以禁例物於陝西募遊手惰民充義勇五路各四千人可赴防秋從之仍令尚書省撥降銀絹

蔡攸移潯州安置臣僚上言臣聞善除惡者如去草之絕根不善除惡者如養虎之遺患其為禍福非不較然易見自昔人主有幾失而莫救者依違牽制坐視不忍決也臣謹按蔡攸大罪有七其小擢

髪莫數不復道也以樞密之臣為俳優鄙賤之事滛言媟語巧發應機怪服異裝排諂献笑出入禁闈遊處冐男女合避之嫌犯君臣至嚴之分闈闥不限堂陛陵夷攸之罪一也盜柄鬻恩援引死黨父子兄弟自相戈矛伐異黨同門分越楚及京謫衡州有旨令攸隨侍自當聞命就道乃頓跡滎陽積日不發既不順于其君復不孝于其親攸之罪二也朋比中官握臂交膝昵比恩私互輸誠欵推挽呼吸相助攸之罪三也幽燕之役開釁

啓兵以方爭為恢復以並攄為撫定以營平檀之地捐之金人不念土地實為國寶且公肆誕謾以為不世偉績酬功之際超取上賞國公帝師一舉而委之偃蹇傲睨居之不疑攸之罪四也金人渝約詭謀已形藥師背恩逆迹又著帥臣將校章疏迭來自去年秋杪中朝士大夫切切私語知禍必至而攸帷幄謀臣邉機在手縱使不敏覩形亦悟而秘藏覆匿不告于朝惴惴然惟恐前日罔功冒賞姦迹呈露至使金人藥師助叛鐵甸為

之繹騷兩路罹其荼毒聖主宵旰生民瘡痍伊誰致之
攸之罪五也攸既有必至之禍不告于朝不謀于君上
矣乃且汲汲為妻孥念其家所蓄器皿若金銀首飾之
類先自銷鎔為鋌裝計及敵將至捲室而東去繦褓之
子苟可愛者悉攜以往猶偃然肆言曰得旨扈上皇駕
縱使當時懇告得命亦合留家屬京師與國分憂臣頃
在外州見潤州人來云六夫人具日出其寺覩燒香六
夫人與詔使待制詔使修撰其日過江而去蓋攸之妻

與子也⿰之日寔二月二十四日在上皇渡江⿰鑾之後避危圖安反覆熟慮直至於是夫為君為宗廟社稷為百姓謀其忽如彼為妻為子為婢妾計其審如此人臣不忠復有甚于此者乎攸之罪六也上皇既傳位陛下則陛下神明之主矣凡戴天履地而為人者孰不稽首曰吾君也況為輔臣乎況前日職在樞機樞機寔本兵柄曰戰曰守此實司之可須臾離乎令外州都監小邑縣尉敵至而逃比之他官罪固加等若廟謨兵機所

寄先衆而適其法當何如哉攸之罪七也攸有七罪㝎
天下共知不獨微臣言之其前四罪縱付輕典在祖宗
時亦合投荒其後三罪則匿兵秘禍殘我生民恤身誅
家忘我祖宗蔑君臣之義擲大兵之柄自古人臣有此
之大惡其可復容于覆幬之間乎若不早行誅殛其如
祖宗何其如天下後世何昔唐五王不誅三思陷唐室
以再亂曾不知桃上之蟲若羽翼復生潛飛深宮大肆
吞噬可不戒哉攸之姦猾詭秘公卿大臣有墮計中而

不悟度其一二年必有為游説如許及門旋遂造室廁
足有地姦計即行鉤引支黨同惡共濟蕭墻之禍事出
意外是時愴悔哀痛噬臍何及臣愚欲乞陛下大明典
刑以絶後姦如散官安置湖外之類誠不足以塞天下
之紛紛取進止五月八日奉聖旨可移潯州安置
九月甲戌种師中敗于榆次死之河北制置使种師中
軍于真定樞密許翰怒其不進下書一日六七至有逗
遛玩敵之語且責必解圍太原贖罪師中至平定軍乘

勝復榆次諸縣師中屯于壺林去榆次三十里金人乘間來突諸軍以神臂弓射退之師中欲取銀賞軍而輜重未至故士心離散初師中約姚古張灝兩軍俱進師中屯于榆次之境而古灝不至甲戌金人羅索兵來攻右軍右軍先潰前軍亦奔師中率麾下死戰自卯至巳所餘纔百餘人身被數鎗裹瘡力戰又一時而死之年六十八姪沔招魂奉柩至京師上哭于禁中親製祭文云吁嗟虎臣公爾忘身遣內侍張實致祭贈嚮德軍節

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官其子孫族屬二十人功德院賜名旌忠二字濬潛師中既死朝廷議失律兵將之罪中軍統制官王從道朝服斬于馬行市副統制張師正統勝捷兵方屯大名劉下知大名府李彌大斬之衆遂潰後為韓世忠招降者是也　封氏紀年曰先是師中被詔以兵護送大金令歸至大名府復被詔以所統兵救援太原遂自天長登平定軍至壽陽縣凡數百里閒未嘗見一金人師中以為金人知師至悉以遁去而我師肆

行未嘗被堅執銳五兵之具悉委係負之將至石坑有報前軍已到石橋至太原止二十里中軍至石坑軍壘未乇有報榆次縣路金人兵馬將至師中曰必金人殘零將歸者令後軍去收拾頃刻之間金人大至我兵未措手間鐵騎來衝奔潰被傷不可勝數師中遂歿幸脫兵將十無二三矣　鄧要曰金人圍太原多於汾潞兩路以拒王師蓋王師時在汾潞也不謂師中由平定出關一旦去太原不遠一舍敵衆驚惶謂自天而下師中

所失者既不能乘其不意攻其無備以破之則當急趨太原薄賊而壘與張孝純王稟之軍相為表裏彼兵以尼堪之徒遠去而王師已到太原必不敢越太原重兵拒汾潞之師也由是汾潞之師自可進至太原則太原之解必矣而師中至是自謂孤軍深入復懷怯懼逥趨榆次為羅索所衝大敗死之自敵入攻兩河河北更無一戰河東大小雖有數戰惟孫翊折可求种師中之戰有可以與敵相持勝負之理至于敗也誠可惜之故臣皆

有說焉其餘焦安節敗于圍柏冀景敗于交城楊志敗
于孟縣解潜敗于南關范瓊敗于介林劉韐敗于平定
張灝敗于郭栅皆望塵而走或交鋒而退無足紀也靖
康小雅曰公諱師中始斡里雅布既盟城下擁衆北還詔
遣公將精甲三萬尾襲其後敵迄出塞不敢肆暴因令
公留屯真定未幾趨公援太原時許翰同知樞密院事
昧于兵機以峻文繩公不容頃刻公方欲規畫所宜并
待餉饋稍給方乃鼓而西翰督責益急公太息曰事之

不濟天也吾何愛一死不以報國耶乃由土門下井陘至榆次金人先屯兵縣中公遣擊走之遂入縣休士時軍中乏食三日矣戰士日給豆一勺皆有饑色翌日敵遣重兵迎戰招安巨寇楊志為選鋒首不戰由間道徑歸前軍參謀官黄友戰沒敵騎四集官軍潰散公獨與親兵小校數百搏戰左右以名馬援公請俱遁去公謝之曰吾大將也事至于此不當求生爾曹亟去無嬰敵鋒公遂力戰而死嗚呼古者閫外之事將軍制之然後

可以責其成功趙充國百戰老將猶曰百聞不如一見翰腐儒不知兵多妄意遥度迫公使前不容措置又以餒餓之軍當素飽之敵非戰之罪也既不得盡其折衝之畧獨有一死以明其忠則公之死可不為之大哀耶詩曰金入晉陽帝為旰食欲摧其牙乃屬勲力狂生誤國不假頃刻賷無見粮進非乗隙公能死綏以明忠赤休有耿光耀而不息　中興姓氏曰种師中字世儒師道之弟也以世廕嘗歴秦州司戶叅軍授内殿承制環

慶路第一副將擢知寧州邠州德順軍環州守環十二年所至皆有治聲大明府路兵馬鈐轄知濵州後除河東路提舉保甲繼為環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從破夏人成德軍加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房州觀察使方童貫用薛嗣昌等欲攻燕師中謂貫曰公此行得非以燕事乎貫曰然之師中賀曰幸甚朝廷政事大獘軍律不嚴浙民苦官軍之擾過于方臘方虞蕭墻之禍反用嗣昌之輩而欲僥倖契丹耶貫又曰然之後移師中為燕

山路總管尋以不稱職降闕州防禦使提舉亳州明道
宮後起為環慶路經畧使宣和末加崇信軍承宣使秦
鳳路經畧大金入京率兵來勤王而大金已退師中見
上上雖有以敵深入不擊為失策然不敢決策出戰
加河北制置副使凡行移文字出于樞密者則令追
破敵出于三省者則令護出境莫之適從師中渡河
上疏言尼堪兵已至澤州以後路允廸到尚須旬日若許
臣自邢相間徑取上黨攻其無備破之必矣朝廷駭焉

許翰通之進兵遂至于敗　傳信録曰尼堪兵圍太原詔种師中率兵由井陘道與姚古犄角應援太原師中進至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諸縣不設備有輕金人之意又輜重犒賞之物悉留真定不以從行金人乘銜突諸軍以神臂弓射却之欲賞射者而行司銀盌紙數千秋庫吏告不足而罷於是皆憤怨相與散去師中為流矢所中死之其餘將士退保平定軍　靖康前録曰先初二日之戰雖平仲輕挑失利然以四千人夜襲其堂

堂之陣敵亦緣此稍慎初六日猶以三千鐵騎渡汴河西王淵率萬人夾河放神臂弓敵再却而坐射死者六七百人自知勢非前日之比遂決意北歸乃進兵南向識者知其為遁去之計廟堂諸公方大恐懼又增送金銀繒綵其車相望于道初七日康王歸自敵營肅王繼往駙馬都尉曹晟侍行初九日斡里雅布縱火焚其寨初十日北去嗟夫种師道之來既不獲設施于城下賊退之日种師中以三萬騎尾其後俟半渡而擊之十一日

敵兵去絶此亦發兵隨往是夜有旨取种師道制度收兵還京議者罪綱之貪功妬能而為此遂使二种重兵遠來不克畧行其智識者為此扼腕敵既退語於衆曰料南朝商量亦須經月方有定議乃置玉帛子女于中軍以諸國兵衛之驅擄之民在左右兵騎為殿按轡徐行殊無懼色後數日朝廷遣馬忠范瓊防送又數日令种師中以二萬騎屯滑陳兵河上不得輙度西兵既遠來而不獲逞衆口喧然种師中擅發三千騎過河繼而

得旨盡行至趙而及之密院再追三將兵回河上敵復抄掠所過之邑及被旨許令追襲而敵之輜重已出境矣三將追至真定敵雖未行吾之大軍往復奔馳疲薾之甚豈可接戰所以僅能驅追出界非諸將之罪也若于是時就真定犒設降詔諸將諭趁并門誰不效死彼廟堂諸公曾不推原功罪貶師中之秩使自效以贖過一如待姚古者此所以取榆次之敗也　奉使王雲回至闕下言金人欲得三鎮罷兵吳敏不從罷雲報使先是

朝廷以姚古种師中黃廸敗衄乃遣王雲入使金國至是日雲至闕奏上皇言金人亦頗厭兵只要三鎮租稅效闕南十縣舊例限半月復到燕山仍要坐到稅租歲計銀絹數目及要三道使命往三處詔諭從所請即便解兵仍不得爽約雲日夜奔馳凡六日至京具奏上大喜顧問羣臣可否而雲與太宰吳敏素不平遂沮雲請

朝廷既不從請遂差雲出知鄧州雲再三論列利害言

朝廷既嘗許三鎮誓墨未乾豈可變盟今斡里雅布俯從

雲言云中國非金人所處之地譬猶呑舟之魚蕩而失水則蟻能害之呑車之獸介而離山則蟻能嚙之葢居非其所也然貴朝所以欲三鎮二十州者雖得其地不過租稅而已不若效關南之地令南朝歲上稅租此萬全之計也雲數請求乃肯從說願相公熟議敏曰斡里雅布既與主上立盟回戈之後反陷隆德掠我子女焚毀廬舍是金人先已渝盟三鎮不與固以宜矣雲曰雲嘗語此於斡里雅布斡里雅布云尼堪所領我之後軍後來應軍

期所過州縣不伏即攻隆德府過澤州尼堪未知兩國
講好後既得我令旨及貴朝移文即便扯去太原專候
交割之使雖間有刼掠之事乃邏卒爾兩國必欲講好
小事勿論雖租税之請自有部籍早上其數云即還朝
敏曰公為中國臣子堅為敵人耶主上已嘗降詔諭天
下百端沮雲不報
十三日戊寅道君還闕御紫宸殿受賀道君皇帝還闕
有旨太上已還宫可擇日御紫宸殿百官稱賀

十九日甲申姚古兵潰于盤陀太原圍急先是詔諸將解圍河東置制使姚古及副使种師中探知金人兵少不知其詐也於是古將兵六萬師中將兵九萬約古自河東師中自河北日行四十里赴太原古至威勝軍師中慮古先到成功乃日行八十里金人探知以輕兵拒峻使古不得進以重兵迎師中師中敗于榆次死之金人進兵迎古遇于盤陀王師皆潰裨將焦安節在威勝軍虛傳金人且至勸古退至隆德府又勸古遁去

二十五日庚寅詔求習武藝知兵書人詔諸路軍州府監有習武藝知兵書人仰知通不限數保明解發赴闕朕將親策于廷量材拔用其籌策深遠藝能絕倫當不次升擢在京武學生仰禮部擇日考試具等第以聞不係在學人亦許自陳收試策弓馬優異與推恩其大中大夫及侍從官至路分都監以上奏舉武舉人依法施行六月十九日太常寺主簿劉定言伏覩近有旨令府州軍監有習武藝知兵書人並解發赴闕親策于廷切

惟武藝之人間有不知書者州縣慮其不文無以應大庭之問不敢解發顧詔中外武藝精强而不知兵書者令付所在投狀州縣閱試別作一項解發殿前司按試藝能使之前詣邊陲收立功效以稱疆邊却敵之用從之令殿前司候解發到按試武藝精熟人於崇政殿引呈　賜劉錡束帶戰袍敕劉錡屬者金人入侵神人共憤頓兵殞部意在三關頼卿智謀能止畫界之吏不墮强敵計中而遁逃訖用安堵函封來上朕甚嘉之唯功難

戍唯時易失勉奮忠力庶保令名其體朕懷勿辜眷屬今賜卿金帶一條金花戰袍一領茶藥合各一銀金合至可領也故兹親筆示諭想宜知悉夏熱汝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曉喻潰散將佐指揮勑中書省刑部狀冢河北河東路宣撫司使劉子河北東路宣撫司使奏勘會种師中下潰散統領將佐使臣已降指揮並與免罪限十日首身軍前自效如限滿不來出首並依軍法施行近據都統王淵申捉獲潰散使臣忠訓郎杜義及

雲檣將弓箭李及所騎官馬出賣已差官并兵級管押杜義赴遼州宣撫使劉韐軍前交割依軍法施行外訪聞尚有未曾出首將佐使臣奏聞事奉聖旨限令來指揮到日更與再展十日許令所在州軍出首免罪特與支破遞馬驛券疾速赴軍前自效候立功優加推賞如令來再限滿日更不首身當議取見姓名重立告賞收捉候獲定行軍法仍多出榜文曉諭施行　司諫陳公輔上言乙戒大臣究心邊事臣竊聞河東用兵不利陛下

聖慮憂勞臣子之心夙夜不寧然臣竊料之此未必不為宗廟社稷福也伏惟少寬聖心容臣言之蓋有難則懼無難則怠人情之常也朝廷日見河北金兵出界雖未解圍幸其師老必自解散遂至稍緩其事廟堂大臣相謀議者多不急之務或窮究往事或經營私意論經術是非究禮文詳畧至于兩路邊事皆不究心緩急失宜先後倒置內外人情雖知秋冬在近深可為憂然非朝廷用事之臣徒憤嘆終日無如之何也今若不緣用

兵不利往往遂以為無事因仍媮惰至秋冬萬一強敵
結集諸部空國而來以助河東之師則吾之倉卒無備
又復如前日矣可不慮哉臣愚伏望陛下因此一失深
戒大臣凡不急之務一切暫罷專以河北河東兵事為
先經營晝置多方應辦仍仰各盡所聞勿懷異意并令
今後臣僚上殿亦須先及邊事陛下留意聽納不厭其
多或有可行盡付三省樞密院令斟酌施行夫漢之所
以勝楚以屈羣策而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勿謂羣臣之

言皆無可採即陛下若今如此時日夜圖之則不徒以濟今日之急將來秋冬亦不失備矣臣故曰此未必不為宗廟社稷之福也臣區區憂國之言望陛下不以臣愚弃之豈獨臣之幸哉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八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六月一日丙申盡十八日癸丑

六月一日丙申朔前降姚平仲立賞捕指揮更不施行

三日戊戌知河東宣撫使种師道罷以李綱充河北東路宣撫副使　遺史曰种師中失利於榆次金人急攻

河東种師道請會山西陝西京畿之兵屯于青滄滑衛河陽預為防秋之計朝廷不從遂罷師道宣撫使少宰吴敏門下侍郎耿南仲以為中國勢弱敵國方强用兵無益宜割三鎮以賂之謝克家孫覿李擢李會王及之王時雍劉觀七人結黨專附南仲以堅和議知樞密院事李綱以為祖宗之地義不可割棄之徒資敵勢使生靈陷于敵國豈為民父母之道哉上念祖宗疆土哀惻黎元乃從綱議為再援之計敏南仲請以綱為河東宣

撫使上欲用綱而綱辭以非帥才不任其責御史中丞陳過庭侍御史陳公輔皆言李綱儒者不知軍旅將兵必敗又言綱忠梗異衆爲大臣所陷他日成功亦死敗事亦死不宜遣綱使綱出𧉮則太原失守貽憂近甸禍生不測非計之善㪍南仲以他將庸繆無踰綱者朝廷以樞衡之臣督責諸將則孰不爲用是時太原安撫使張孝純數遣人以蠟書告急上深念太原困悴而朝議咸欲用綱且見忠梗果鋭期于立功乃以綱爲河東宣

撫使公輔與諫官余應求言綱不當去朝廷上怒皆罷之　傳信録曰种師中歿于軍前師道以病先歸執政間乃有密建議以某為宣撫使代師道初斡里雅布之師還抵中山河間兩鎮兵民以死固守不肯下肅王張邦昌及割地使等躬至城下説諭即以矢石及之乃退沿邊諸郡亦然而种師中進兵逼之金人出境兩境無虞尼堪之師至太原城下太原亦堅壁固守尼堪屯兵圍之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

貿然不能解太原之圍而師道駐滑州復以老病即罷
上納建議者之說決意用其宣撫兩路督將士解圍一
日對膚思殿諭所以欲遣行者某再拜力辭自陳書生
不知兵危城中不得已為陛下料理兵事實非所長今
使為大帥恐不勝任且誤國死不足以塞責帝不許即
命尚書省出勑令面受某奏曰藉臣使不量力為陛下
行須擇日受勑今拜大將如呼小兒可乎上乃許別日
受某退即移疾在告入劄子乞致仕力陳所以不可為

大帥且云此必有建議不容臣于朝者章十餘上輙答
不允且督令受命於是臺官余應求諫官陳公輔相繼
上言其不當去朝廷上皆以為大臣遊説斥去乃無敢
言者或謂其曰公知上所以遣行之意乎此非邊事乃
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爾公堅臥不起譏者益得
以行其説上且怒將有杜郵之賜奈何其感其言起上
命録裴度傳以賜予入劄具道吴元濟以區區淮蔡之
地抗唐室與金人疆弱固不相侔而臣曾不足以望裴

度百分之一以度况臣實爲非倫且言諸葛亮出師表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之所以傾頹也夫君子小人於用兵之間若不相及而亮深以爲言也誠以敵國外患有可掃除之理而小人在朝蠧害本根浸久難去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是以吉甫賛周王以北伐必有孝友之張仲裴度相唐宗以東去必去奸邪之元稹用能成功焜燿國史君子小人之不兩立從古以然臣切覩陛下嗣位之初適遭金人入汴宵旰憂勤勵精圖治思刷前

恥雖帝王勤儉之極無以遠過然邪正尚猶混殽于朝
翕訿成風殊未退聽謂宜留神照察在于敵國之先朝
廷既正君子道長則所以扞外患者不難也今取裴度
論元稹魏簡章疏節其語輒塵上聽上優詔寵答宣撫
司得兵二萬人而闕馬甚白上曰戎事以馬為先今之
馬如此無以張軍容天寶末封常清出師幽薊人觀之
見其軍容不整皆叛去今臣出師安知無窺覘者所繫
國體非細故也事迫矣請括都城給價償之可得數千

足上以為然令條具聞既而牓于開封府曰宣撫司括馬軍事屬搔擾可更不施行其意與前所牓同余竊歎息而已期以六月二十二日啟行而數事皆未辦集乞量展行期上批曰遷延不行豈非拒命某惶恐入劄子辨所以未可行者且曰陛下前以臣為專權今以臣為拒命方遣大帥解重圍而以專權拒命之人為之毋乃不可乎願併罷樞密院事宣撫使告繳納上封還遣使趣召數四余入見上具道所以為人中傷上頗感動乃

以二十五日戒行

五日庚子詔蔡京蔡攸永不放還臣僚言爵禄者朝廷設之以待天下之士崇德報功雖人主不得以好惡私焉況天下哉自古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然後百度修庶績凝方夏安姦宄消强敵不敢輕侮吾國百王由之若出一軌自崇寧初蔡京輔政首亂舊章排斥異已汲引同類待以不次朝脫冗散暮翔嚴近常情鮮克自重於是枉道求合汨喪廉恥靡然成風凡所厚善不獨顯榮其

身又及其子孫不獨及其子孫又及其親戚故舊陰相依重盤根錯節牢不可破二紀之間門生故吏充牣天下然才者少不才者多省事者少生事者多貪殘苛刻遠邇告病此猶非京之本事也察其立三衛置四輔疏興化之水修臨平之塔又令許敦仁奏請太上皇五日一視朝當此之時孰不為朝廷寒心幸其族子有所陳告臺臣因之論列其事太上皇雖令納汙猶令塹其墳山京之僭心終不肯已又加王安石王爵欲自為階梯

衆論喧騰心不自安復封韓琦以塞人言而蔡確何執中鄭居中童貫皆因之為例封王矣本朝之封王者不過國初功臣及后族耳隳國朝之法長姦雄之心京兇悖之情遇事輙發不可一二數也頼太上皇聖明不為京邪說所惑京知狂謀終不得逞於是納附戚里内侍交通宫禁肆所欲為以耗國財以弊民力心欲坐視顛覆以快不遜之忿鄧洵武范致虛等為紹述之言以助京刼持上下而何執中余深林攄薛昂皆其死黨濟其

奸謀成其羽翼使不可制太上皇每下詔書施行善政皆爲此輩壅遏是以人心日益愁怨國勢日益陵替權門日益强盛朝廷日益孤弱趙挺之劉逵張康國鄭居中劉正夫雖號與京不同然引用羣小梗閉正路亦率由一道蔡卞蔡攸乃其子弟相與違異有若仇敵考其蹤跡實皆有同惡相濟至王黼爲相奢汰愈甚開邊黷武禍及生靈迹其所來亦本由京勢位相軋乃相攻陷遂至敵人窺伺生變一旦太上皇播越宗社阽危雖其所

至非一要之造端立本捨京而誰天錫陛下剛健文明自嗣服以來元惡大憝以次竄殛忠臣善士悉皆搜揚蓋欲恢復祖宗憲度以幸天下傳聞四方靡不呼舞然京之降黜屢有揩揮而罰不當罪輿論所鬱縱朝廷未欲誅于兩觀之下猶當投之海外以示薄責其宗族婚姻因京而至顯官者望悉改正上以謝宗廟社稷之靈下以慰生民之望無使餘惡復熾殄敗風俗然後將何執中余深鄧洵武等第其罪惡各加貶責所有王安石

等王爵亦乞寢罷陛下明目達聰察而揆之大革澆浮一陶淳厚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四方日靖矣願陛下留神裁察取進止六月五日奉聖旨京攸永不放還如臣僚敢有引薦當正刑章

六日辛丑有流星大如五斗器自東南起明照地衆星隨之向西北而墜有聲如雷熒惑犯執法右　資政殿學士劉韐除宣撫副使解潛除制置副使代姚古徽猷閣待制折彥質除河東宣撫司幹當公事與解潛治兵

隆德府自威勝軍救援太原張灝節制河東陜西軍馬應援太原開是役也折彦質爲宣撫司幹當公事與解潛治兵于隆德府潛辟趙鼎爲置司幹當公事是時真定在河東最爲堅壘朝廷以金人方攻太原防其東軼犯朔之地乃以真定府路安撫使劉韐爲宣撫副使領兵五萬守遼州以扼其後真定府路總管王淵鈐轄李質皆從韐辟置先是統制武漢英將京軍三千人救太原以兵少遂來真定見韐不與漢英至五臺山見龎僧

正說龐僧正聚集本山僧行往代州欲刼金人之背未出五臺山界遇金人戰不勝漢英走入平定軍瑜珈寨中推擂木下打死漢英雖不得真定之兵然真定武勇盡為斡率之以西縣是真定遂虛矣

八日癸卯張孝純除武當軍節度使制曰門下總師以順為武克宣捍敵之能行賞無常賍功宜懋疇庸之典眷時賢帥極國名臣允資屏翰之良誕錫絲綸之渥拂龜諏日讀命颺廷資政殿學士光禄大夫河東路經畧

按撫使張孝純學粹而行高志剛而識遠恂恂躬儒雅之度盤薄乎胷中之竒憲憲備文武之才縱横乎域外之議自專將閫寶廣廟謨閭里輯寧士卒悦服屈敵人之侵軼抵并門而攻圍夙夜勵兵民之心咸奮節誼上下體朝家之念叶賛智謀訖保金湯之强屢挫敵鋒之銳載惟忠藎良劇歎嘉是用仍撫太鹵之故疆延援武當之重鎮索堍戟纛益位于多儀干戈戚揚靡縣于內御亟視秩于亞保兼進侯于舊封衍以爰田陪之貢

賦併推異數昭示至懷於乎光弼之守太原終成殊績

吉甫之伐玁狁尚倚壯圖往承寵章祗廸猷訓可特授

檢校少保武當軍節度使進封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戶

實封二百戶差遣如故　王稟除建武軍節度使制曰

門下奮干戈之衛烈士之所願忠圖疆場之名明主之

所經武眷予宿將涣以殊恩侍衛親軍馬副都指揮使

鎮西軍節度使武安縣開國侯食邑五百戶王稟性質

沉雄智謀深静便弓劍之習負勁氣于山西貫韜鈐之

書走雄名于塞外久率戎伍夙著戰策比總帥屯往護并晉屬金人之背誕窺邊堠以陸梁城之受攻自冬及夏協主帥之策飭備則嚴屬兵民之心致命無貳精意可動于衆瞻聲威能折于姦鋒欲示勸于茂勲顧何愛于異數髙牙大纛授于介藩貢食爰田加于止賦於戲賞不踰月矧已厚于念功志欲及時尚益堅于許國暢我武節勉示顯庸可特授建武軍節度使進封太原郡開國侯加食邑五百户實封二百户

十五日庚戌勅解潜諸將士　朕以敵兵入境傲擾邊陲攻圍太原累時未解卿等帥師援命頗聞將士遇敵血戰冐犯鋒鏑奮不顧身非忠義所及安能如此朕聞之感歎不忘于中然敵衆方强未即殄滅一方之民久困塗毒重惟國家撫養將士固已有年今日國家有急非卿等盡命竭力所向無前安能使朕得寛憂顧但戰者危事今令卿等挺身冐難以致創殘每一思之痛若在已今降賜一千兩金束帶五条戰袍三十領卿可用

激賞中傷用命將士將來第功自節度使以下皆為賞典若更有竒功便加開封儀同三司朕自聞進師寢食俱廢卿等其副朕懷早建勲烈身取富貴澤流子孫日竚捷音更宜加勉

十六日辛亥白時中李邦彦並落職　臣僚上言臣聞宰輔得人則嘉謀日告于上善政日施于下外蕃聞風而畏遁百姓安土而樂業儻或不然而又懷奸誤國則罪不可追臣近論列前太宰白時中李邦彦尸素無恥

悖慢不遜及與王黼梁師成蔡攸相為表裏等事未蒙
指揮施行況其罪惡更有深于此者臣請言之昨金人
匪茹提兵入境比至京城聞陛下嗣位感歎畏服已有
悔過之意宰輔不才倉卒無謀時中則請避地于襄陽
邦彦則請割三鎮之地謬懦不忠士庶憤怒流放之誅
其可後乎昔在章聖時契丹舉國入寇是時或請幸蜀
或請江南惟寇準獨主北伐之議金人畏威求盟而退
觀此則時中之罪大矣及仁宗時契丹驕蹇輙請關南

之地是時富弼奉使為陳利害之端而金人辭服觀此則邦彦之罪大矣其謀雖異其罪則同今尚以特進觀文殿大學士優游里第典領宫祠未正典刑士論洶洶臣願陛下特敷睿斷重加黜責以為大臣誤國之戒取進止六月十六日奉聖旨白時中李邦彦並落職　中興姓氏録曰李邦彦宣和七年拜少宰時四方已亂而奢侈愈甚小人滿朝略無一言諫諍靖康初拜太宰聞金人軍中嗤笑曰宋果無人大金犯京師邦彦勸上為

避敵之計又力主與之講和爲使令李鄴鄭望之往使于大金請和虛張敵勢驚嚇朝廷肅王張邦昌往質于大金諸路勤王兵來皆欲力戰邦昌怯懦力沮之李綱出兵救姚平仲爲大金所敗邦彥乘勢罷其右丞士民怨憤大學觀上書言其罪陳東引進士數十伏闕上書言邦彥乃社稷之賊也軍民數十萬大呼闕下會邦彥訶殿出右掖門士人慢罵曰汝是上皇時浪子豈堪作相至以瓦石擊之而不可前從者徐行偃蹇罟無護保

之意衛士羅列天街至拔刀以待之邦彦乃覺遂回馬
衣皂綈藏于密院直抵晚衆人散盡方乘轎令私僕擡
歸府舍乞罷相數日吴敏上書薦其功遂復為相种師
道奏請俟大金退必三渉河伏兵一擊使無遺類姚古
亦請半渡而擊之邦彦力沮其謀罷將帥以堅和議故
大金得肆其志矣次月陳公輔言其姦邪遂罷為觀文
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臣僚再言其誤國之罪安置
四年范宗尹為相薦復舊官甍

十八日癸丑蔡懋落職宮祠分司居住　臣僚上言謹按蔡懋天資險薄臨事傾側諂附蔡攸結爲死黨攸在樞府邀求宰相知懋京可以頻對使懋日論王黼罪惡黼雖罷相道君皇帝察攸素無學術不命以相攸尚引懋同爲樞密以報助已之功當敵擾攘京城圍門時懋在本兵之地卒無一言以助計畫陛下當自知也令陛下以邊事未寧雖在盛暑日再御殿訪納孜孜不遑寢食而懋爲大名帥不恤民情不憂邊事日用妓樂飲醼

廣造舞衣戲彩酣醉獿雜殊無體國之意軍民皆不堪命欲殺之言喧於道路大臣如是可謂辱國又按懋昔以父確事跡妄加增飾誣詆宣仁聖烈皇后垂簾時事欺罔道君皇帝乞御製確傳載懋誣詆之語伸其父勞中外讀之無不痛泣此懋可誅之罪也陛下政事盡法祖宗之舊而宣仁皇后保佑前朝功德甚高為懋詆誣言不可讀忠臣義士氣拂其膺願早昭洗陛下尚未暇及臣所以甚惑也今懋猶帶學士均逸宮祠陛下何以

示天下何以勸忠孝臣伏望庸慈落懋非據之職治其莫大之罪授以散官投于嶺嶠永不放還仰慰宣仁在天之靈天下幸甚候勅旨六月十六日奉聖旨落職官祠又上言奉聖旨蔡懋落職宫祠者臣竊見所降臣僚章疏若止言懋身為舊輔任當元帥方邊事未寧陛下憂勤旰食之時而乃日事飲醼至軍民怨望欲殺之言合重行竄斥又况所論誣詆宣仁聖烈皇后欺罔道君皇帝二罪之重孰大于此按懋所著父碓事節一出私

意妄加增飾自古姦臣愚弄矯誣未有敢如此之甚者
蓋其天性兇暴輕蔑朝廷故居之不疑中外莫不憤歎
陛下臨御以來雖一夫之寃有不得伸者必為之昭雪
而宣仁聖烈皇后為臣下所誣負謗抑者有年矣陛下
可不為動心乎今懋乃止于落職宫祠豈足以坐詆誣
欺罔二聖之罪哉伏望㐮斷明正懋罪亟行投竄候勅
奉聖旨蔡懋降充中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亳州居
住　中興遺史曰先是蔡懋二月罷尚書左丞以資政

殿大學士尹大名府得宮祠中書舍人安扶繳納詞頭論之尼堪復奪所割與夏國天德雲内等地　節要曰金人初欲攻遼慮獨力不能勝之遂於海上許燕雲以結朝廷既得志復敗盟取之又欲入侵中國亦慮獨不能勝遂許割地以結夏人至是既見中國之易又復取先所割天德雲内河東八館武州惟金肅河清二軍在大河之西不能取之　御寶約束河北之臣不得遣家屬

尚書省劄子奉御寶批朕托於兆庶之上所賴以共守

祖宗疆土者實惟郡邑之臣比聞河朔河東尚有弗思體國惟務便私汹擻去官先遣家屬有一于此民何望焉朕念今歲之春我實無備故逃職之吏逭其大戮今邊計鼎新可以責其固守矣法不可弛恩不可再五申三令誅將必行洛爾有衆體予至意　二十五日庚申賜御筵餞李綱于瓊林苑　李綱以二十五日戒行前期賜燕于紫宸殿又賜筵于瓊林苑所以賜勞甚渥

二十六日辛酉宣撫使李綱牒軍斬欒州都統制焦河

路軍馬焦安節　初焦安節隷姚古帳下威勝軍虚傳賊馬且至安節皷扇衆情勸姚古退師至隆德又勸適去于是兩郡之人皆驚擾潰散而初無賊馬至是從姚古還闕綱召斬之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九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六月二十七日壬戌盡七月二十一日乙酉

二十七日壬戌李綱以宣撫兵發京師　遺史曰綱以宣撫兵發京師私師道送之歸而歎曰兵可憂矣　李綱抵河陽入劄子論罷起兵等事　傳信録曰綱入劄子以幾

甸汜水關西都河陽皆形勝之地城壁頹圯當亟修治今雖晚然併力為之尚可及也又因望拜陵寢潸然流涕恭惟祖宗創業守成埀二百年聖聖傳授以至陛下適于艱難之秋敵人內侵中國勢弱此誠陛下嘗膽思報勵精求治之日願徐考祖宗之法一一推行之進君子退小人無以利口諞言為足信無以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為足使益固邦本以圖中興上以慰九廟之靈下以為億兆蒼生之所依賴天下幸甚初余陛辭曰為上道唐恪聶山之

爲人陛下信任之篤且將誤國故於此伸言之上批答有銘記于懷之語留河陽十餘日訓練士卒修整器甲之屬進次懷州自出師後士卒不得擾民有趕奪人之釵子者立斬之以狗拾遺棄物決脊黥配逃捕獲者皆斬以狗故軍律頗肅無敢犯者嘗以謂步不勝騎騎不勝車金以鐵騎奔衝非車不能制之有張行中者獻車戰制度兩竿雙輪施皮籬運轉徑捷每車用甲士二十五人執弓弩鎗牌之屬以輔翼之結陣以行鐵騎遇之皆退遁造千餘兩日習之俟防秋之兵集

以諫大舉而朝廷降旨詔書所起之兵悉罷減之余上疏力爭其大畧曰臣昨待罪樞府伏蒙陛下委令措置防秋之兵臣意以謂中國之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現存者皆潰散之餘不習戰陳故金人得以窺伺既陷燕山長驅中原遂入畿甸來無藩籬之固去無邀擊之威廟堂失策使之割三鎮質親王刼取金帛以億萬計驅擄士女屠戮良民不可勝數誓書之言所不忍聞此誠社稷之羞陛下嘗膽而思報者今河北之敵雖退而中山河間之地不割敵

馬出沒幷邊郡塞栅相連兵不少休太原之圍未解而河東之勢危甚旁近縣鎮皆為敵兵之所占據秋高馬肥敵騎憑陵決須深入以責三鎮之約及金帛之餘數儻非起天下之兵聚天下之力解圍太原防扼河北則必復有今春之警宗社安危殆未可知故臣輙不自揆為陛下措畫詔書以團結諸路防秋之兵大約不過十餘萬人而欲分布河北沿邊雄覇等二十餘郡中山河間真定大名橫海五帥府腹裏十餘州軍沿河一帶控扼地方翊衛王室隄防海道其甚者解圍

太原收復忻代以捍金人夏人連兵入攻不知此中數萬之衆一一皆到果能足用而無敵馬渡河之驚乎臣被命出使去清光之日未幾朝廷已盡改前日之書調發防秋之兵既罷刀弩手又罷土兵又罷四川福建廣東南路將又罷荆湖南北路係將兵不係將兵而京西諸郡又皆特免起發是前日詔書團結之兵罷去大半不知金人聚兵兩路入攻將何以支吾而朝廷何特不留意於此也臣愚之以兵為不須起者大槩有五川廣建荆

湖之地遠一也錢粮犒賞之費多二也河北寇退天下已無事三也太原之圍兵馬不多不攻自解圍四也探報五也若以川廣福建荆湖之地遠則詔書之下以四月期天下兵今已七月當時關報三省何不即止今已七月遠方之兵皆以在道始復約回是復蹈今春勤王之師約回之弊也一歲兩起天下之兵中道而兩止之天下謂何臣恐朝廷自此不復能取信四方而將士解體矣國之大事在戎宗社安危所繫且行且止有同兒

戲臣竊痛之若以謂錢糧犒賞多則今春無少捍蔽致令誤國土地寶貨人民皆為所取今惜小費又不為備臣恐後來所取又不止于前日也況元降措揮防秋人兵各令賫糧以行則錢糧犒賞之乏似非所患廟堂不深思祖宗大計而惜小費臣竊所不取也若以河北兵退天下無事則邊境日報金人聚兵聲言其月入當取其地强敵臨境非和非戰朝夕恐悚懼其復來天下果無事乎賈誼謂厝火積薪之下而坐其上火未燃因謂

之安今日觀之何止于火未燃也殆處于烈熖之旁而言笑自若矣若以謂太原之圍兵馬不多不攻自解自春徂秋攻守半年曾不能得其實數姚种二帥以十萬之師一旦皆潰彼未甞有所傷衂不知何以知其兵之不多以為可以不攻而自解者臣謂非愚則誣至于林牙高麗兵牽制之報理或有之終不可恃彼之不來當恃我之有備則屯兵聚衆正今日之先務不可忽也今河北河東州郡日告危急乞兵者皆以三五萬為言而

半年以來未有一人一騎可以副其求者防秋之兵甫集又皆遣罷不知此何理也若必謂不須動天下之兵而自可無事則臣誠不足以任此則陛下胡不令建議之人代臣坐致康平而重為此擾擾也除范世雄所統湖北兵聞已至襄唐閒臣只依奉聖旨令疾速發赴宣撫司外有餘路乞依元降詔旨起發庶不誤國事未報閒再具奏曰近降指揮減罷防秋之兵臣所以深惜此事者一則河北防秋闕人恐有踈虞二則一歲之閒再

止之無以示四方大信防秋之計臣前奏論之已詳請
為陛下更論失信之意昔周為犬戎所侵嘗以烽火召
諸侯恐未必至也舉烽以試之諸侯之兵大集知其試
已皆怒而歸其後真舉烽火無復至者去冬金人至闕
始起勤王之師遠方之兵踴躍赴難至中途而以和議
詔止之皆憤惋而返今以防秋之故又起天下兵良非
獲已遠方之兵率皆就道又復約回將士卒伍寧不解
體夫以軍法勒諸路起兵而以寸紙罷之臣恐後時有

所號召無復應者矣終不報

二十八日癸亥姚古責授節度副使廣州安置　御史中丞陳過庭上言謹按姚古畏懦唯以寶貨鬻于童貫濫被恩賞以至於是荷國厚恩宜思所報自太原被圍提重兵逗留不進及种師中以忠勇自奮而古違期弗應遂至師中失利此古可斬之罪一也金人方圍太原未有一騎一卒敢入南北關自師中失利古輙退師威勝士庶叩馬懇訴願共守禦古乃夜遁去致使威勝之民扶

老携幼斃于道路哭泣之聲振于山谷此古可斬之罪二也古既退師其部將又妄言於衆曰國家已割太原與金人我輩所以南歸於是役夫般運粮草器甲及民蚕在箱者委棄而去此古可斬之罪三也興師之初有效用十五人直入隆德縳偽守倅以獻不血刄而得一郡古掩其功狀不以實聞致此十五人者止於賜帛而已士氣沮傷抱戈不戰此古可斬之罪四也當偽官之守隆德存卹其民人保護其婦女敵兵敢犯立斬以狥

又閉敵兵於他所不許妄出請於尼堪遣還其兵自言先世乃汝頴間人深有效順之意一旦縛至軍中古若能如韓信之師左車李愬之釋李祐太原之圍自此可解乃貪冒功賞獻囚于朝用心不忠安能成事此古可斬之罪五也人有於上黨道中見大刀巨斧凡數十輩擁騎而載婦人者云是將官寵妾軍中婦人不可勝數人無鬬心士氣不振此古可斬之罪六也古欲退師無以發端怨有統制官焦安節厲聲而前曰敵騎逼近何

爲尚留于此古既不能斬安節以慰衆心輙從其言領衆宵遁實古之謀假手于安節耳此古之可斬者七也貼黄訪聞姚古隨行使臣兵級尚有數百人見在城外伏乞聖慈指揮先將使臣與兵級放散或拘収他役然後施行庶不生事奉聖㫖姚古責授節度副使廣州安置　彗出紫微垣　金人西路尼堪烏舍伊都東路斡里雅布達蘭棟摩會于山後草地避暑議事　節要曰尼堪烏舍伊都三大將棄太原北去往返千有餘里而朝

廷援兵霧合雲集不能解太原之圍可見失計之甚矣

七月一日乙丑朔車駕詣龍德宮

十一日乙亥蔡京移儋州安置　右正言程瑀上言臣近嘗具劄子論蔡京罪大責輕宜竄海外尋因奏事每有敷陳仰蒙陛下面賜允可伏候累日未蒙施行臣竊疑之然公論未厭民德未孚京者旦暮之人使遂溘然明罰不行徒有後時之悔臣安敢避再三之瀆哉按京奸心譎計世無可比假紹述之名行脅持之術擯逐正

士援引僉人交結閹宦密為梯媒首登宰輔尋踐公師二十年間遂而復用致仕而復起愚弄朝廷妄作威福凡所興建歲月以仍藉以固寵無非蠹國害民京名為遵用熙豐之典乃實肆為紛更未有一事合熙豐者敢為欺誕欺罔上下道凶焰盛天下之人不敢議而心敢非卒致政令紛錯風俗凋靡國用匱乏生靈貧困賄賂公行盜賊竊發按其事跡罪在可誅至于鑄鼎列名位居九五臨平之山托名祀聖私第引河潛通宮掖引援

闕字公瀆妃嬪閨門穢汚醜不可言屬者金人內侮事始于童貫而成于王黼與京之子攸然致邊備廢弛本實由京金人入塞盡室東去門生故吏締親密黨其徒如雲蓋不知有陛下不復知有宗社非背叛而何跡其奸惡正名定罪死有餘責陛下既遵祖宗故事不欲戮之而置之曲江名為嶺表實與內地無異天下之怨京入于骨髓陛下灼知京之姦惡悖逆乃不能投畀海外實無以慰塞人望憤懣之氣何由解釋伏望陛下奮乾剛

勵威斷早賜施行其子孫如攸罪惡盈溢臣見別具論奏請正刑典僇尚帝姬隳法度亦合離判不當尚聯禁戚其餘並乞褫奪官爵毋使尚廩給縣官養贍賊種天下幸甚取進止奉聖旨移儋州下開封府差人押解前去　蔡攸移雷州安置　右正言程瑀上言臣聞亂在外為姦在內為軌姦御以德軌御以刑古之制也刑當其罪則刑一人而四海服焉此息亂弭姦之道也蔡攸之罪四海之人皆以為可殺陛下未能明罰飭法公議

鬱結按攸豺狼種類固不可以人理責考其挾媚道以怙權操譎計以固寵竊弄威柄至于位師傅之尊躬俳優之賤侮慢君上汚衊宮庭則厥父或未至是蓋死有餘責矣又況燕山之役攸與童貫同為宣撫喪敗師徒蓋以萬計卒不能取燕山乃開闢以招金人始厚與歲賂易其空城招敵納侮自此其始及金人為南犯之計首議於夏初決策於秋末攸任樞府邊吏來告不以上聞及其犯塞不復計守禦之事闔家南遊名為扈從上

皇實皆叛也上皇南歸非獨思企陛下本於天性其深見遠識正應如此攸盖弄臣陛下上皇豈復與之論議乃敢肆為誣罔謂勸上皇南歸蓋欺罔君上愚弄朝廷雖已敗猶復爾也罪惡彰著海宇憤疾言章交上而名為逐之廣南乃實處之善地修其政刑今日正不可緩伏望陛下發明斷投之海島不使污我海內實快天下之望取進止七月十日奉聖旨移雷州下開封府差人管解前去

十三日丁丑童貫移吉陽軍安置臣僚上言臣近具奏狀論童貫罪惡法當戮誅今月九日因職事上殿再請奏陳退謂遂有處分今復未聞臣伏見童貫罪盈惡稔詭藏甲養士跋扈難制反刑逆節彰彰著見已合誅夷而致敵召亂幾覆宗社何可久逭天誅大違人願伏望膚明早賜指揮檢臣前奏及臣僚累次章疏早賜施行所有假子若孫亦乞處分庶幾威令果行姦惡知懼候勑旨七月十三日奉聖旨童貫罪大責輕可移吉陽軍

二十一日乙酉蔡京至潭州以患身故蔡京在德安府被南遷之命七月甲申到潭州據隨行幹當人魏覿狀蔡京鄂州扶疾前來潭州沿路大暑愈覺羸困昏卧不省粥食不進乞差醫職前來看治州差醫助教譚從義易緩看醫是日管押官修武郎監德安府稅趙康轉申蔡京於此日為患身故州差保義郎城東廵檢王從禮廸功郎長沙縣丞權縣事董陟前去審實得在崇教寺因患身故州司以京于崇教寺拘殯　幼老春秋曰蔡

京字元長興化軍人也熙寧三年登進士第少事王安石喜之章惇為相京與弟卞皆謟事之孟后被廢京草詔無一言之諫又欲滅劉摯等家族侍御史常安民言其奸邪諂逐之紹聖二年卞為尚書右丞四年林希同樞密院事故京怨惇之未薦己也遂與惇絕為翰林院學士承旨交納内侍郝隨劉瑗外戚向宗良等故勢益牢元符末諫官陳瓘以四章力彈之殿中侍御史陳師錫兩章言之以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瓘再言其奸憸

有滔天之罪偃蹇無人臣之禮遂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宮建中靖國初召知開封府惟曲奉權倖堂吏段處約等私賣恩澤京不敢推治為侍御史孫升兩章彈之崇寧初遷中大夫尚書右丞俄除右僕射三年遷左僕射深結宦官探上所欲務迎合之善書大字宦官軒亭及功德院額名多京親書姑息堂吏出知州軍變壞祖宗法度不用天下忠正之士自司馬光張商英蘇軾劉安世而下皆指為元祐奸黨禁錮其家汲引奸佞之士皆

登要路廣營產業以收復湟中加左銀青光祿大夫四年以收復鄯廓等四州加司空五年以宫祠罷大觀初復拜左僕射以康居夜郎之屬納土加太尉二年拜太師立阻御筆之限以壞封駮之法務興事功窮極奢侈以蠹國之財賦屢改鹽法以困民力陰爲蠹國害民之政妖人術士勸之曰興化公之鄉里也若决水貫之則旺氣愈壯臨平公之父墳也正占龍勢但未有兩角若立兩塔龍角成矣京盡用其言詐言欲利民田遂决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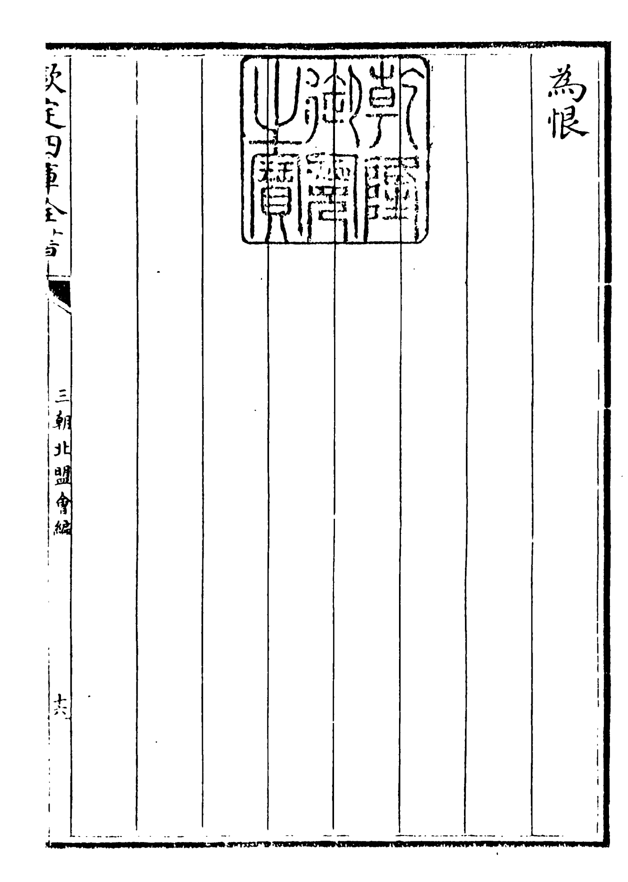
水又言欲祝聖壽遂建其塔專貢聲色起土木運花石以媚惑人主之心而威福大權盡歸于京矣三年彗星見御史中丞張克公二十一章言其奸邪陳朝老上言書其罪十四吳執中又言其罪乃罷為中太乙使封楚國公臺諫多彈之四年詔京權重位高人屢告變全不引避公議不容降為太子太保以楚國公致仕令毀臨平之塔後為宦官提舉不已政和三年復詔京拜太師領三省事蔡京陰為壞國之計與蔡崇逆謀為陳瓘之

子正彚來告京怒送正彚沙門島編管瓘亦責令通判
居住諸州門向帝都者謂之朝天門也京改為朝京門
太學三舍法以貢士退歸者京改為退送皆欲陰合讖
兆張懷素吳儲等謀反為湯東野范寥所告勘得其實
詞連京門封尹林攄御史中丞余深力為掩覆之京皆
驟遷二人為兩府姬妾慕容等皆封國夫人門吏若王
瑜李奎魏伯初張亮等十人皆為觀察而横行賜金帶
者數百人名園甲第亞于宮禁諸子皆學士金紫烜赫

子脩尚茂德帝姬拜駙馬都尉自古執政之盛莫與為比馮浩以為不誅之必亂天下京怒譖之送浩循州編管言路遂絶　中興姓氏姦邪録曰蔡京自政和二年後召拜太師令三省事陰為壞國之計天下大權一歸于巳日請上游宴以酒色困之宣和初内侍馮浩力言京必亂天下宜速誅之京怒譖于上編管浩循州至蔡州使人殺之自後言路絶矣有識之士比之王莽方臘反于浙四方巳亂王黼言于上子攸亦屢言京之短乃

勒京致仕四年五年河北京東羣盜蜂起各十餘萬民被其害者數千里皆京所致也七年復起京領三省俄以目疾罷大金入侵京勸徽宗幸江西京舉族皆行太學生陳東上書言京為六賊之魁靖康初臣寮力言其罪責授中奉大夫秘書少監分司南京致仕其子修姪仍孫衡述𢪛衙皆落職押歸本貫臣寮又言京罪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後又言其罪移衡州安置至潭州病卒于東明寺年八十天下士民以不誅之

為恨



三朝北盟會編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至五十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楊世綸

謄錄監生臣易藻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七月二十六日乙酉盡二十九日癸巳

秀水閒居録曰蔡京四入相崇寧元年拜相四年罷大觀元年復入三年又罷政和元年復入宣和初又罷六年冬

王黼罷相白時中李邦彥並拜太少宰未幾京東盜起京

黨閧然以謂宰相望輕乃詔京復總三省許私第治事三五日一造朝時京已八十目盲不能書足蹇不能拜跪矣其子絛用事凡判筆皆絛爲之仍代京禁中奏事於是肆爲姦利賞罰無章黜陟紛紜絛外兄韓梠者驟用爲户部侍郎密與謀議貶逐朝士殆無虚日絛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附耳與語堂吏抱文案數十人從之遣使四出誅求採訪喜者令荐之不喜令劾之中外搢紳無不側目先是王黼作應奉司總四方貢獻之物以市權寵於是效之

請置宣和庫庫中置式貢司司分諸庫如泉貨幣餘服御玉食器貢等皆其名也上自金玉下及蔬茹無不籠取元豐大觀庫及榷貨務見在錢物皆拘撥収椿專事供進次年四月條惡日著二相不能舉職條兄攸發其奸狀京罷條亦被譴是年冬金兵至闕得非將亂之兆耶蔡京久在相位植黨擅權無敢言其罪者惟大觀中再罷政後中丞張克公一疏及內翰林張閣一制粗能數其過惡天下傳誦張克公疏曰臣先嘗論奏前宰相蔡京罪惡顯著宜加嚴責上荅天戒下慰

人心未嘗慮旨施行茍依阿不言非特負陛下之責天下之人皆以責之矣義當竭力不敢但已京頃居相位擅作威福權傾中外濫錫予以蠹國用輕爵祿以市私恩謂財利為有餘皆出誕慢務誇大以興事肆為騷擾援引小人以為朋黨假借姻婭布滿要途以至交通豪民廣興産業役天子將作營葺居第用縣官人船運載花石曾無尊主庇民之心惟事豊已營私之計若是之類其事非一累有臣僚論列臣更不敢具陳若乃名為祝聖壽而修塔以壯臨平之山勢托

言灌民田而決水以符興化之讖語致妖俉之告變而繆為心疾受孟翊之訛言而與之官爵趙真欲輔之妖術張大成竊議其姦意駭動遠邇聞者寒心此皆足以鼓惑天下而為害之大者稽之古人有一于此必加嚴刑而京兼有之乃獨泰然忽視朝廷無復畏懼人臣强盛莫甚于兹去歲東南諸路皆罹旱暵之災者乃其應也聖恩寛貸為之保全人心不平而忿嫉之氣充塞海内星文變異豈無意耶盖京之罪戾積稔滋久上賴聖

德昭格皇天眷祐為宗社之盛福幸天下之生靈於是
星文再昭示其意既嘗罷京相消弭于前則正京罪不誠
有待于今日耶雖天之垂象不當其事應而常無所不
戒然京之罪未正乃事之最可戒者也始者京再罷相
士民稱慶以謂京去朝廷必矣既寵以宮祠又許其致
仕賜以蘇州南園尚無去意然以哲廟實録未畢猶可
為說今書已成而去計杳然是終不可去也非天有以
警悟陛下則人力何能為哉臣聞之書曰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盖天之聽因民而已君之用刑視天而已臣願陛下順民心以奉天體天道以用刑暴京罪以釋天下之疑以為人臣之戒則和氣集而灾沴消矣干冒天威罪當萬死伏望聖慈深察愚衷特賜聽納早降睿旨　張閣行責官詞曰政事所寄尤嚴誤國之誅人臣之姦莫重欺君之罪我有常憲揚于大庭太師致仕上柱國楚國公食邑一萬二千六百户食實封四千四百户蔡京頃以時才久

膺柄任兩冠台衡之峻三登公衮之崇庶圖爾庸以弼予治而總秉衆務出入八年事寢紊于復來謀悉違于初議擅作威福妄興事功輕爵祿以市私恩濫錫予以蠹邦用借助姻戚密布要途援引凶邪合成死黨以至假利民以決興化之水托祝聖而飾平臨之山豈曰懷忠待將邀福屢有告陳之迹每連狂悖之嫌雖僅上于印章猶久留于里第偃蹇弗避傲睨罔悛致帝意之未孚垂星文而申譴言章繼上公議靡容顧欲用恩難以

屈法其褫師臣之秩俾叅宫保之官姑慰羣情尚為寛典於戲上天垂象明罰所以弭灾人道惡盈省躬所以引咎往欽善貸無重後愆可特授太子太保致仕依前楚國公勲封食邑實封如故在外任便居住仍放謝辭

陳朝老書曰臣竊觀陛下即政之初布告治朝爰立台輔當時羣臣在列聳聽以為所用必奇才也白麻既出天下失望夫蔡京姦雄悍戾詭詐不情徒以高才大器自處務以鎮壓天下以謂自古人臣惟一切因循茍

簡以為治無敢橫身為國建議立志者於是出而銳然更張以謂天下後世無以復加陛下傾心俯納所用之人惟京為聽所行之事惟京為從故蔡京得以恣其姦佞玩弄無所畏忌直欲敗壞而後已觀其行法出令狗名失實無以異于兒曹稚子終日嬉戲以塵為飯以木為胾何與于饑飽哉且兒曹之戲已則棄之無有後灾以蔡京之所為求其所欲其為害豈特一方與當年葢將徧四方之廣覃萬世之遠而未艾也厥今天下何如

哉官爵冗而非材雜進財用竭而妄費無巳恩澤濫而
僥倖成風科配苛而農民重困學校紛更而士失所業
訣佞成俗而上罔聞知恩寵擅分而人多侮法錢與物
俱重而無術以平之其他害國蠹民誤上罔君未有以
指數推其弊之所生良由陛下任非其人所以致令縉
紳士大夫自一命以上皆出其門人無所守各懷私恩
而不知國家之公議幾成風俗且爵禄名位天下公議
權臣盜之以植私黨最為有國有家者之大患況蔡京

尤深結陛下之左右近習之人故此曹為之隱蔽是以公肆誕謾無敢誰何陛下漸成孤立可為寒心幸其解去機務退處祠宮天下之人鼓舞抃蹈有若更生今既已謝事尚猶安處上都門闌如市交結内貴其意猶欲覬他日之復用也平時出入門下之小人恐其去國失所倚恃旁為之助陛下何不察歟願陛下奮乾剛之斷勿貳勿疑置之遠方以禦魑魅庶以杜絶其望方快輿議臣嘗觀其所為之事合天下之人舉以為非公論未

失刼于勢利導諛成俗無一人敢為陛下言者前者之伏蒲戴豸皆伏下風各懷芻豆之愛上下相蒙未以為非臣觀考蔡京之所為合而言之則其事止于十有四曰瀆上帝曰罔君父曰結奥援曰輕爵禄曰廣費用曰變法度曰妄制作曰喜導諛曰鉗臺諫曰熾親黨曰長奔競曰崇釋老曰窮土木曰矜遠畧散而言之其事數十萬言豈毫楮所能載臣久困羇旅不能具紙墨陛下不以臣不肖顧詔有司給筆札使臣得盡胸中之所言

寫天下是非之實以告陛下臣死之日猶生之年草茅無知輒議國家大事罪合誅夷干犯天威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右正言崔鶠劄子臣謹按賊臣蔡京陰蓄異謀潛窺神器故竊爵賞買天下小人以為朋黨相與遮蔽人主耳目卒致敵國侵凌直至幾甸宗廟震動社稷蕩搖上皇南廵肅王北質百姓屠滅天下之賊其罪有大于京者乎此誠祖宗神靈之所切齒也陛下安得而赦之伏望特賜睿斷斬此姦臣為萬世亂

臣賊子之戒取進止　又劄子臣謹按賊臣蔡京以奸邪之術誑耀人主大類王莽而朋黨之衆則又萬于莽莽之奸也制井田更錢幣說六莞造明堂起辟雍建靈臺頒時令築學舍萬區以誑耀其君於是卒攘其國而有之而京賊亦用此術其意安在然莽之腹心不過王舜劉歆等數人豈如京賊收天下之士以為腹心手遂至盜賊蜂起外侮日逼雖宗廟神靈為之震駭然則京賊之罪宗廟神靈之所不赦陛下安得而赦之伏望聖

心獨斷戮此巨奸以為世戒取進止

二十六日庚寅詔解圍太原詔曰朕惟金人攻圍太原百五十餘日其勢危蹙惟兵與食最為急務而朝廷於此二者措置殊未有方每於警奏不過督責諸將俾令進師既不益兵又無見粮安能使之必戰既戰又安能使之必克進者屢衂其弊蓋出于此朕每一念疾首痛心寢不能安食不知味今聞强敵築壘臨城控扼要害援師不可進粮道不得通勢益危廹卿等宜究心悉力

廣加詢謀益兵置粮不吝爵賞以勸用命明其政刑以威不恪須管太原解圍若稍有誤事不惟卿等負朕倚注之意朕于負荷之重亦豈委法以苟私卿等哉

二十七日辛卯解潛自威勝軍進兵屯于南關初諸將議進兵劉韐以河東宣撫副使至隆德府張俊苗傅皆隸麾下與諸將期七月皆進王淵與韐出平定軍遼州路解潛折彥質出威勝軍路張灝折可求出汾州路尼堪時在太原聞援兵至乃多積粮于南關佯若聞潛至而

怯懼者選强壯兵馬使輕兵守之戒之曰觧濳必自威勝軍先趨南關候其至則偽遁濳遣人探止有輕兵乃以兵趨之金人皆偽遁濳以為真遁漸遣人運其粮食金人猶未動已而濳悉遣士卒車馬運粮已裝載就道而金人之兵衝突而至官軍不敵棄粮而潰死者相枕藉自此濳不能軍矣　張灝及金人戰于文水縣敗績張灝者孝純之子也朝廷以為河東察訪使招河東義勇禁軍五萬由遼州以夾援太原灝命統制張思政為

前鋒遂同折可求到文水縣上賢村馬村下塞金人每
日出沒遇官軍則僞遁未嘗有勝敗而思政以為不足
慮遂不設備金人忽取别逕至思政失措官軍遂大敗
初朝廷命可求節制麟府路軍馬往救太原也知麟州
楊宗閔告可求曰朝廷命公解圍未審由何路以入若
路出汾陽以步兵當突騎未見其可願節制建上將之
旗鼓行而聲言救晉假我精騎二萬攻其必救之所則
太原之圍必自解矣可求善其言而不能用卒至于敗

僅以身免可求以便宜陞宗閔為前軍統制軍馬河東路兵馬鈐轄　傳信録曰七月二十七日諸路進兵平定軍遼州兩路劉韐王淵主之威勝軍路解潛折彥質主之汾州路張灝折可求主之而宣撫副使察訪使勾當公事皆承受御前處分事得專達進退自如宣撫司雖有節制之名特文具耳余奏上以節制不專恐誤國事雖降指揮約束而承受專達自若也至期出師解潛與賊相遇於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增兵潛軍

力不能勝而潰平定遼汾之師皆逗留不進其後張灝又違節制用統制官張思政復文水縣已而復為賊所奪余極為上論節制不專之弊又分路進兵敵以全力制吾孤軍不若合大軍由一路進會范世雄以湖南兵至即薦宣撫判官方欲會合親率師以討敵而朝廷之議變矣　勅御史中丞張徵追童貫行刑臣僚上言臣聞事有其失甚微其貽患有丘山之重而不可勝救者廢置與誅賞是也請以古事驗之昔漢既誅董卓不及

赦涼州部曲李傕郭汜知不免矣激其下以叛遂貽漢室之禍此當赦而不赦之失也唐德宗有涇師之變倉卒出狩或勸取朱泚殺之否則相逼為亂將大德宗不能用涇師得朱泚果稱僭逆遂陷京師賴有良將相與戮力僅能克復此當誅不誅之失也臣切觀童貫以閹臣僕隸之微盜有兵權幾二十年其壞祖宗軍政關兩河邊患結新造之金人棄契丹之舊好禍及華夏至于今不止其過惡誤國在蔡京父子王黼之上然其誅斥

獨輕于二人公論固已讙矣臣為陛下言其大者以消
未萌之禍童貫久持内外兵柄陝右諸路道勁兵號曰
勝捷陰常蓄養為牙兵以市私恩其督戰也不使之臨
行陣特以自衛而已戰而勝則歸功厚賞不勝則擁之
以遁其賞功之猥濫至數千人皆為將校驕縱飽滿無
復鬬志其實有戰多者皆抑而不賞使西北戰士歸怨
朝廷者皆貫縱之使至此也其隨上皇之南狩也貫劫
之東下日用券直或旬時犒賜至純用金銀以給之過

為優厚冀得其死力朝論洶洶至今以為疑也臣又覩近日張思政領勝捷餘卒敗于河東疑潰而東歸宣撫副使李彌大執思政而戮之復遣敗亡餘卒赴真定為援將卒疑懼挾其渠首以叛淄青至今震動貽患一方論者恨其遣潰師之遽而誅思政之早也則漢不赦涼州部曲事之大小雖異其失則同矣臣所謂其失甚微而禍有丘山之重者也雖然此已往之失不可復追未然之事尚可圖也臣聞諸道路山東叛卒文其旗曰負

究勝撻意欲自沂窓入冦淮浙萬一聞貫尚在數懐畜養之恩一旦烏合豈不大為東南之患此臣所以夙夜過計不能無涇師得朱泚之憂也陛下豈得不過為之慮哉況貫自用師持權以來毒流華夏以無事無罪之民驅之死地所殺傷者不啻數十萬衆縁貫而破産流離者延及四方之民皆陛下之赤子也今以誅一貫之身曾不足少謝穹蒼之怒兆庶之怨陛下尚疑而不忍者此微臣之所不曉也伏望陛下遣一介之使即貶所

正典刑聲其罪惡以謝天下無辜之民以絶羣小懐怨之望又上言臣竊以謂祖宗垂憲于治安無事之時殺大臣焉當在所戒後世有亂天下危社稷而不殺之非祖宗之志也況如貫者閹腐刑餘在祖宗時止堪掃除之役豈真所為大臣者哉貫握兵柄幾三十年大奸大惡不可縷數臣獨論其可殺而不可赦者壊太祖皇帝之兵制敗真宗仁宗皇帝之信誓通萬餘里之强鄰殘百餘年之與國蕭后欲歸却其表而不受遼主潛遁指

其蹤而使擒契丹舊臣痛入骨髓假手女真俾之報怨旁結西夏共為敵讐金騎欲入貫猶趣任太原敵破忻代即捨太原以歸具舟檝載所親兵之家屬佩陜西河北河東路宣撫使印浮汴渡江淮而去於是時何有陛下柰何卒赦之又上言臣謹按童貫以奴隸之資荷不世之遇浸緣恩寵包藏禍心近者臣僚論其罪惡備載章疏以其養兵于家儲甲于庫有潛謀不軌之兆陛下寬容姑投海裔今者竊聞有司檢校其家器用復有校

椅以青龍首金銀絲背為飾者士論傳駭以謂不軌蹤跡暴白無甚于此臣愚聞之史氏為國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藴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貫之誤國召兵幾危社稷兩覩之誅已後天下之望今暴其罪惡復出其不軌之器茍復置之何以為巨奸元惡之戒奉聖旨童貫罪十首薦朱勔起花石引趙良嗣滅契丹修延福宮等朕在東宮屢為揺動册立之時有異語不俟勑命擅去東南差留守不受命東京解

闈閭之而去家中有非法之物私養死士前項罪不容誅差監察御史張𢿱將帶開封府公人前去追童隨所至州軍行刑訖函首赴闕當議賫送宣撫司軍前一行人漏泄者依軍法其子孫已降指揮送吉陽軍編管見隨童貫子孫仰張𢿱交割與所在州軍選差官多差兵級管押前去如在別州軍即移文監司依此施行

二十九日癸巳右武大夫温州觀察使提舉河北西路保甲兼權提點刑獄權真定府李邈除青州觀察使知

真定府

是月空日遣使與金人元帥皇子二書　宣和録曰七月空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相元帥比因専使嘗已布書具載悃誠想加通亮但以三鎮之民懷土顧戀以死堅守雖令不從遂至宿師引日已久重兵民各為其主困于暴露深可憫傷是用欲三鎮税租組充歳幣既不失通和之議抑亦為長久之圖諒惟仁明必能矜察已遣使大金皇帝及皇子郎君今再命單車復陳本末

願加聰亮有少禮物具如別幅秋暑尚熾更希保護白

七月空日大宋皇帝致書大金國皇子郎君比常布

問具致悃誠近因使介之旋尤詳修好之意但以三鎮

之民懷土顧戀雖令不從以致宿師引日已久重兵民

各為其主困于暴露深可憫傷是用願以三鎮稅租組

充歲幣方昭大信諒不受于間言將究遠圖豈自生于

細故俾長利于兩國在仁人之立談想為英聰必能體

亮已遣使大金國相元帥今再命單車復陳本末願加

聽察有少禮物具如別幅秋暑尚熾更希保護白 尼

堪大起雲中路民兵之太原 王安中臨江軍安置臣

僚上言謹按王安中昨自尚書左丞建節知燕山府委

任之寄重矣借令無才可辦邊事至如敵勢强弱與沿

邊兵食乏闕饋運艱難民户殘弊衆所共知者自合條

具實狀逐項奏聞使朝廷灼見利害審定取捨早為備

禦之策而安中畏避童貫專務蒙蔽終不端言其事數

奏祥瑞誣罔諂諛以固寵禄養成邊患一旦敵騎長驅

燕薊覆沒深入畿甸社稷幾危推原本因其罪與蔡攸等耳今臣僚論列以謂行法未盡乞斥諸遠方少為誤國者之戒雖責授散官復處漢東近地恐公論不以為允矧以太原被圍師屯未解強隣壓境朔部戒嚴若不恃賞罰之公厭服物論何以正其蒙蔽欺君之罪奉聖旨移臨江軍安置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一

宋 徐夢莘 撰

靖康中帙

起靖康元年八月三日乙未盡二十日癸丑

八月三日乙未太宰徐處仁少宰吳敏並罷以御史中丞李回言章也　徐處仁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乙宮使

制曰門下圖治有要在人主所寶惟賢充位無聞則朝

廷馬用彼相眷予上宰久預政機謀猷闗著于事功體貌務全于終始誕敷明命播告多方正議大夫太宰兼門下侍郎徐處仁器質淳龎才能敏邵蚤年治郡素髙黄霸之風晚歲裕民竊陋桑羊之政比疇雅望列處宰司允藉老成庶殫衷悃矧國步艱難之日乃廟堂叶賛之時不知黽勉以赴功相與逡巡而固寵乏可否之相濟唯同異之是聞遑恤未寧方寸隂之可惜機會一失恐駟馬之難追道路流言士夫興歎覽封章之引咎具

公論之騰喧俾解鈞衡進升祕殿即祠宮之優逸昭命數之休隆併衍爰田申陪貢賦於戲任舊人以共政初朕心豈有意於遐遺詢黃髮則罔愆惟爾躬尚無忘于㫴告往祗予訓其體眷懷可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依前官加食邑七百户　吳敏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制曰門下茲以朕嗣承丕緒統御萬邦當論相之初賴股肱之允協至臨事之際乃矛盾之是聞念久處于廟堂務曲全以體貌我有明命颺于大廷通議大夫

少宰兼中書侍郎吳敏性識靜深器資閎遠高文足以華國鯁論足以濟時頃上皇臨朝遍歷從臣之選逮聆躬踐祚首登揆路之崇藉爾孤忠輔予大業方邉陲之未靖顧宗社之可虞有厝火積薪之危有垂髪九淵之懼爾乃玩歲而愒月莫知排難而解紛持首鼠之兩端之鉛刀之一割稽違使指潛失事機致公議之騰諠亟剡章而懇宜解喦司之重任就升秘殿之隆名均逸眞祠併昭異數於戲閔勞以事尚素蘊之可觀益勵乃

忠想嘉猷之未替祗服休寵勿怠壯圖可觀文殿大學士醴泉使依前加食邑七百户　唐恪除少宰制曰門下周室任賢詩雅美甫申之維翰漢朝論相史官稱丙魏之有聲皆垂希世之名用起中興之治朕念彊隣未靖輔臣罔功冀得真才付以樞柄繫生靈之休戚守社稷之安危咨爾在廷明聽予告正奉大夫守中書侍郎建康郡開國公器識閎遠德履端良學足以通治亂之原力足以任股肱之託召從外服知畧輻輳於朕前敫

歷正途風采想聞于天下渾渾忠義之氣憲憲文武之資爲時顯人宜膺大任亟升華于右揆仍兼秩于西臺申衍爰田並陪真食於戲艱難多事莫甚此時謀議盈廷當求善策念民力之已困恐國勢之易摇修政刑以固本根謹關防以消外侮用殫財而易賦毋黷武以貪功顧後患之可虞惟前車之是戒予違汝弼汝言予從無忘厥功庶永終譽可特授少宰兼中書侍郎依前官加食邑七百户

徐處仁知東平府吴敏知揚州臣僚

上言臣等歷考自古中興之君商高宗則得傅説周宣王則得仲甫漢宣帝則得魏相恊心相與圖治故能伐鬼方攘玁狁單于慕義稽首稱藩載之經史不磨唐肅宗用裴冕苗晉卿之徒相業庸謬肅宗之治因以不振稽古之士於此惜之伏惟陛下勤儉之德本於生知緝熙之學期於日益蓋與商高宗周宣王一無以異漢唐而下皆不足數然自即位已來歷今三時邊陲未寧黎元騷動興治補弊之效未有可觀者殆以宰相非其人

乎謹按太宰徐處仁初以蔡京薦進自縣令不三年備位政府縉紳駭其速化而不聞見有善譽也自金人退師陛下採其治郡之能擢為首相葢將與圖回天下之務取生民愁歎之弊盡革之而器局凡陋不知大體智識滯暗不通時變曾不能宅百揆熙庶績以副具瞻之望太宰之職可居乎謹按少宰吴敏初以蔡京欲聯親議遂以羣雍私試髙等入仕因與京結為死黨在上皇朝縉紳目之謂在劉丙林攄之右上皇内禪㕍志先定

父子授受夫復何疑而敏因蔡攸刺得密旨乃貪天功以為已力處仁符竊相位使其效力自贖猶或可容而以佞濟姦私植黨與凡其設施悉效蔡京意在專權固寵雖處仁暗猶能識之二人因以不和而天下之事遂致壞缺每出一令行一政命一官除一吏不恤社稷之安危生民之利病惟務已言之勝遷延淹時者有之朝令夕改者有之遂使天下之民自春涉秋日望朝廷之惠澤而殊未有以慰其心也方今强敵憑凌重兵壓境

河東之役師老粮匱天下之憂日甚一日而和議之使未遣擾民之事益繁怨讟並興上天見異穀未及穫飛蝗蔽空而處仁與敏傲然自肆略不引避意在歸過人主殊失愛君之義矧以小忿交爭黼座之前大臣之體得如是乎臣等採之僉言稽之舊典處仁與敏誤國負恩罪在不赦伏念祖宗創業艱難之重上皇罪已傳位之心下恤四海蒼生翹首惠澤之久亟罷二奸別圖任用庶幾中興之業不愧于商周天下幸甚取進止八月

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徐處仁知東平府吴敏知揚州並放謝辭不候受告搬家接人疾速發赴新任　靖康遺録曰初驛召徐處仁于北京令星夜前來赴闕二十三日制以徐處仁為太宰兼門下侍郎處仁始為北京留守以剛亷自名因太學生言其可任遂以通奉大夫召入都人傾望咸謂有所建明既至當軸殊無嘉謀良筞談者失望時中國多事符檄紛紛處仁不能決又與吴敏不協每朝罷議事互相詆訾未幾吴敏于東府

見處仁處仁方秉筆掾案敏既坐有所咨啟語漸相侵處仁忿然以筆擲之正中敏面頞鼻皆黑同坐者引去明日吳敏奏其事而御史亦相繼彈劾不踰月罷敏以少年多不習事胥吏將文牒至有所呈覆吳敏不能裁遣但云依舊例可也是時軍期緊急遽如星火敏不留意方具劄子乞令學者添治春秋又因司業楊時上言王安石三經新義邪說聾瞽學者致蔡京王黼因緣為姦以誤上皇皆安石啟之也又謂安石不當繼十哲宜

依鄭康成畫壁從祀上從其言下大學如敏所請時人有十不管之語云不管太原却管太學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砲石却管安石不管肅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聶山不管東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舉人免解不管河東却管陳東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蓋譏其不切事務故也咸謂深中時病　林泉野記曰徐處仁字擇之應天府人元豐八年登甲科累官為工部尚書大觀元年遷右丞梗正不阿俄丁母憂蔡京

罷相處仁奏十事乞留京士論醜之頻歷外郡有治聲
靖康初召為中書侍郎俄代李邦彥為太宰時金人已
入河東朝廷多故處仁奏陳八戒諫遊幸近習戚里佛
道費用等皆遵而行之庶可刷金人深入之恥及金使
來請和處仁請付种師道處置少宰吳敏主和議不允
敏又差注親戚數人處仁抹去之由是不和加正議大
夫與敏交爭於殿上坐是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
州洞霄宮退居鄉里敏亦罷去敵圍應天城中民作亂

日處仁為姦細刼奪其家資殺長子感病而卒年六十六子康度後皆顯仕　何㮚中書侍郎陳過廷尚書右丞聶昌同知樞密院事聶昌自開封尹除同知樞密院事昌舊名山上嘗夢為兩日所逼乃改山為昌以厭之人皆莫曉其意或謂欲用山奉使金國乃改賜名又曰上一日謂聶山曰山大物也何以為名山曰臣素慕周昌為人乞改名昌於是奉御筆改名昌　勑朕為京師衆大之君是有獄市并容之寄卿發姦擿伏號稱神明

扶弱抑强濟以寛猛兼孔子果藝之選繼西漢趙張之餘載省風聲不忘嘉歎故兹奬諭想宜知悉　許翰罷同知樞密院　李回簽書樞密院事　解潛屯兵南關為尼堪所敗奔于隆徳府解潛屯兵南關慮我師不用命乃置壘于溝壑之上且效淮陰背水欲使三軍殊死而戰尼堪軍兵垂至先戒兵將諭以禍福云迎敵者賞及子孫退走者誅及妻子或有奇功定加髙爵三軍私語云向日童宣撫時亦有此言然戰死者申為逃走奔

潰者立賞招安今日之令又恐虛文是日敵方攻壘將兵果習舊態但畏敵人不顧軍令後軍乃縋深溝唯求自脫然壘中亡者不知幾千也金人乘亂鳴鼓而進我師大潰其敗軍覆將又非上賢時比也潛乃奔隆德府知威勝軍張堯佐叛降于金人　劉韐聞解潛敗奔回京師李綱頓兵懷州不進遺史曰劉韐聞解潛敗留張俊苗傅于信德府而走至京降八官落職罷之李綱初氣銳而輕敵潛既敗綱氣遂挫乃頓兵懷州不敢進日

與鄒柄張牧論事諸將禀事者先禱柄牧將士怨之初太原城中有將官楊可發者面有六字號為楊麻胡擦城出欲招集人觧圍到虞縣約有衆千餘忽邏得三人乃繁畤縣東諸豪傑不肯順番差往探太原事者可發遂隨此三人至五臺山北繁畤縣東天延村招軍四十餘日得二萬餘人以五臺山僧李善諾杜太師為先鋒將到繁畤縣東十里鐵家會遇金人大戰至晚衆皆散去可發却上五臺山副僧正真希投拜可發去五臺山

却入虞縣有衆二千遇尼堪大軍至可發自知其不可乃倚壁而立以鎗自刺其腹而死瘡口無血有白脂一塊隱出塞定瘡口至是解潛之兵潰劉鞈奔入京師李綱止屯于懷州金人縱横于河東矣

五日戊戌察訪張灝會將兵駐于汾州遣統制張思正折可求冀景進兵于郭山柵

七日庚子尼堪兵破郭柵張思正冀景奔回張思正等屯郭柵深溝髙壘未嘗料敵迎戰金人既近而冀景寨

中忽張青蓋敵視而不擊惟攻思正等寨矢石交射金人冒矢急攻寨中人兵退移竟為所敗惟藁景軍奔回兵死于寨中不知其數　彗出東北上深自内懼令宰臣議詔責躬放宫人減常膳求直言

八月辛丑以彗出下詔詔曰朕托士民之上嗣位旬日敵國侵凌乃至郊甸迨今三時邊鄙未寧調發轉餉勤動四方惟德不類無以仰當天心日夜祗懼每御便坐稀臨正衙凡欲以自奉者務貶損至于常膳百品減去

七十放宫女凡六十餘人未甞輙奏音樂備置臺諫廣通言路公車上疏乙夜躬覽庶幾少自警戒而日者彗出東北方考之前載實為大異畏天之威弗敢寧處今將循舉故事而率皆已行深懼又不能應譴告之實熟憂再四意朕之不明元元之愁痛無聊者衆是求民之疾苦者悉行條具除等解蕘冀以感召和氣以格休應咨爾卿士具體朕意毋忽　張灝招集潰兵誅冀景張灝出榜于諸要路招集兵將云近以郭栅之戰將兵非

不用命盖緣敵鋒甚盛遂至敗事自統制下至兵卒並皆免罪如戰殁將校及重傷之人仰一一保明當議重行賞典如敢不來本司定行軍法自是兵將稍稍集于汾州諸互論不用命者又訴龔景有異意言金人既至乃於寨中張青盖為號敵人不攻又見危不救而反奔潰灄遂下景等獄勘驗指實戮景于市死者五十二人

十五日戊申張思正襲金人于文水縣獲捷

十六日己酉思正出戰我師大潰先是八月初劉韐兵

先進敵併兵禦之鞈兵潰既而解潛與敵相遇于南北關轉戰四日殺傷相當金人增兵潛軍力不能勝而潰平定遼汾之師皆逗遛不進鞈潛失利潰散之兵蔽野而還人人震恐獨思正之兵在汾州其衆尚十七萬號百萬未出戰敵曰鞈潛既敗不足慮也乃驅婦女老弱守虛寨以當平定威勝之路而併其兵禦思正思正領兵出汾州執冀景示衆曰景不堅守石嶺關遁還者也斬之以狥是月十五夜敵于文水縣張飲以賞月諜者

以告思正襲之斬首數百級獲嗣本嗣本脫去㶁思正以小㨗之故馳黄幟呼于路曰汾州㨗報也州縣歡聲震地曰我師勝矣或持酒肴相慶曰皇帝聖慈吾見其太平乎至有感極而揮涕者十六日思正出戰敵曰彼衆雖多而喧嚻不整無能為也乃以鐵騎三千直衝我師大奔相蹂踐而死者數萬人坑谷皆滿思正以敗卒數千人奔汾州㶁以牙兵數百趨慈隰於是汾州威勝隆德晉絳澤州民扶携老幼渡河南奔者鉅萬計諸州

縣井邑皆空兵潰散不復入汾州咸歸元來去處或勸還司衆曰前日郭栅散察訪出牓招安云統制以下並免罪後復行誅戮今日還司是就死也不若權歸以俟再舉

二十日癸丑詔四總管許自選將兵以禦都城朝廷既知張灝等敗深慮金人深入詔四總管以兵禦都城張叔夜充南道總管高公純副之胡直孺充東道總管朱勝非副之王襄充西道總管孫昭遠副之趙野充北道

總管范訥副之　侍御史胡舜陟劄子論禦敵之策臣
觀漢唐以來禦敵之策有五曰和親曰守備曰征伐曰
撫定曰羈縻皆因時而為之和親守備則施于敵國彊
勝之時漢高帝是也撫定羈縻則施于敵國衰弱之際
漢宣帝光武是也至于征伐或施于强或施于弱必先
以中國富盛兵甲精鋭我有萬全之勢彼有可乘之隙
然後可舉漢武帝唐太宗是也今我國家承巨奸誤内
侍持權之後海内虛耗帑藏空竭軍律不振士不為用

金人乘時肆其衝突馬驅乎中國圍守乎巨鎮而我動天下之兵斂四海之財不能少挫其鋒此則敵國强盛之時也彼强我弱征伐不可妄用而朝廷急欲解幷門之圍不度彼已王師輕動於是种師中敗于榆次解潛敗于南關折可求敗于汾劉仲元敗于大安駙實犯不韙自取挫衂以漢高祖之神武而又有謀臣猛將不世出之材破秦項如振槁猶甘受冒頓之困不敢與之校乃知敵國强盛制之當自有術不專以兵也所謂講和

守禦二策誠今日之先務朝廷先遣三使往議和好可
為善矣更務自守二策並用善之善也伏觀今日命將
出師悉援太原如救焚援溺其勢可謂急矣介胄之士
孰不欲踴躍而前搢紳之士孰不欲抗議督戰然兵家
善教見可而進知難而止不敢必也茍不可進必使之
進猶羝羊觸藩何利之有徒喪軍氣非惟不足以救太
原適足以取自斃之道兵寢單寡則有不測之禍不可
不慮臣願陛下以漢高為法與之講和以漢文帝為法

自為之備詔宣撫司勿督諸將決戰且據要害堅壁固守以養士卒之銳氣俟彼有可乘之隙我有萬全之計相時而動以奇取勝天下幸甚昔突厥方盛唐太宗不得已而事之未幾擒頡利於北闕下敵國盛衰無常姑含垢忍恥以俟之未為晚也臣自聞河東失利朝夕深思竊為計無出此者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伏望陛下斷而行之面奉聖旨令劄付諸將

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十一